

ARRIVAL 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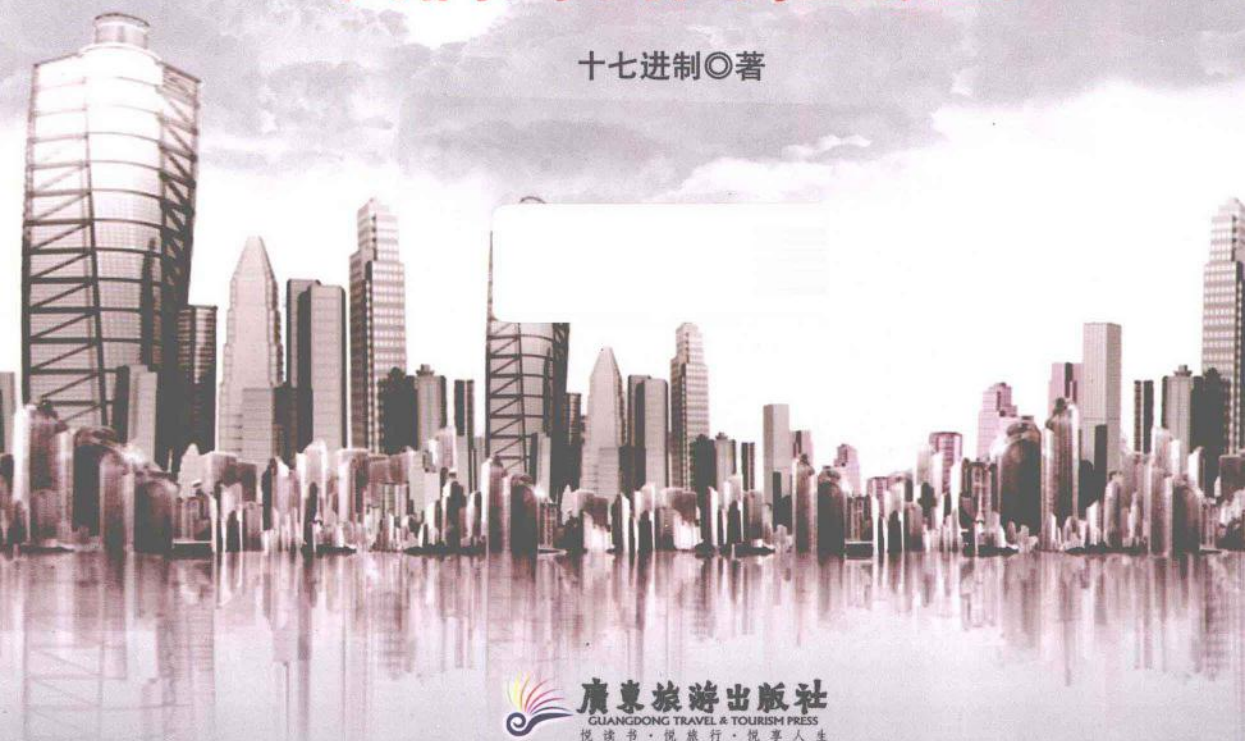
深圳、广州、佛山……珠三角将走向何处？
北京、上海、香港……谁是真正的明星城？

是进驻还是逃离，你的命运属于哪座城？

落脚之城

我们的明天在哪里

十七进制◎著



廣東旅遊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ARRIVAL CITY

落脚之城

我们的明天在哪里

十七进制◎著



廣東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落脚之城：我们的明天在哪里/十七进制著. —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7-80766-557-1

I. ①落… II. ①十… III. ①城市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299.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62406号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76号中侨大厦22楼D、E单元 邮编：510095)

印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密云县十里堡镇庄禾屯村)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 tourpress. cn

邮购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76号中侨大厦22楼D、E单元

联系电话：020-87347994 邮编：510095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15. 25印张 270千字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32. 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自序

中国的城市与城市圈

人类总是为悖论而苦恼，有关城市的命题也不例外。

当起于青萍之末的城市化之风刮成势不可挡的飓风时，“梦想成真”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失重和迷茫：“城市化”真的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解决中国问题无可替代的良方吗？如果是，那孪生而来的生态恶化、人居齟齬又该如何面对？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宿命者”而言，倾尽血汗建设自己的家园，拆除古老街巷，兴建畸形建筑。最后发现这个不东不西的城市却在抹去自己童年的记忆，这还是那个生存的落脚点和精神依托的故乡么？回首处满眼陌生的整洁与热络的空虚……这，到底是属于谁的城市？

漂泊一族从来只把自己当成城市过客，中国“春运”创造世界交通迁徙史的奇迹正说明这一点。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或者奇巧的机缘，有些漂泊者和城市建立了难以割舍的心灵关系，但最终定居下来时，却发现在这里生存远比故土艰难。那，到这个陌生而遥远的城市来又是为了什么？



城市圈以雷霆万钧之势雄起，左右着中国的经济走向，本以为这些处于同一命运的城市将会精诚合作，却发现其实每个城市心中都有自己的小九九！类似广深之争、京津对抗的“双城记”此起彼伏，城市德比战不再是北京与上海这两个南北大都会的专利，表面和谐生存，而实际上却是永恒不灭的“战争”。

悖论一个接着一个，“城市化”是民族崛起的必然之路，而这条“必然道路”的终点又是如此险恶和不可捉摸……

“城市化进程”在中国方兴未艾，更为强势的“城市圈”又横空出世，特别是近十年来，城市研究离不开“城市圈”这个地理概念，否则观点就显得陈旧与老套。21世纪城市的竞争不再是单个城市的战斗，而是城市圈的角力，无论是美国的纽约、费城，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本的东京，都是如此。谈城市不说到城市圈，就缺乏一个背景描述，一切都显得虚幻无力。在中国，神话的深圳与传奇的东莞位于“珠三角”要冲，风光无限的北京则背靠“京津唐”，资本堆积的上海则是“长三角”的龙头，包括近些年来“苏杭”、“广佛”，这些城市无一例外背后都有城市圈这个巨大的影子，而那些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圈的个体城市，例如武汉、郑州、西安、成都，尽管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历史底蕴和地理优势，但在纵横捭阖的城市圈时代总显得孤独与单薄。城市圈，构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二个思想梯度。

在风云变幻的21世纪，城市个体与城市圈母体、城市圈与城市圈间，演绎出无数分合聚散的故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城市的地方同样也有恩怨。而这些复杂故事之间，除了上面提到的悖论之外，又衍生出两个维度上的对立统一的概念。

一个维度是城市个体的离散与文化的趋同。“中国的城市时代”造就了无数的新型城市，中国现在的城市人口已达6亿7000万，预计2030年城市数量达到1000座左右，这些新型城市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有的在数年之间崛起，城市标本变得更加多样复杂。然而这些城市在发展中铲平曾经的历史，在蜂拥而起的竞赛中展现出的是“千城一面”。新型的超级城市成为所有城市的范本，再小的城市也搞出了CBD，再偏僻的城市也要打造“国际大都会”，一时之间，玻璃墙的反光亮度成了城市现代的标志，煽情的“世纪大道”成了最大的民生工程，而整齐划一的“权力美学”成了媒体竞相追捧的建筑精品——尽管剥夺了老市民在胡同里闲逛、在百年小餐馆里吃饺子的快乐，甚至将那些以此为生的小贩强行赶出了这个城市。现在的城市，无论

是北国冰城还是江南水乡，无论是西安古城还是东方都会，都一律的哥特式建筑和爱奥立克立柱、一律的大穹顶与基督教堂，甚至连现在看起来有点畸形的“巴洛克建筑”都莫名其妙地在东方发扬光大，而独具东方特色的古老作品却被强行拆除，祖传的文化图腾被“时代特色”无情吞噬。更多的城市完全沉迷在“经济中心”的意淫之中，忽略了自己身处的那片土地，将自己与郊区、农村彻底地分隔开来，成为“沙漠上美轮美奂的盆景”，根本不知道自己已毫无生命力。这种趋同甚至还称不上文化，顶多只是形式上的“盗版”。

另一个维度就是城市圈中心的聚散与离合。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发展用“疯狂”来形容也不为过，“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这三个成型的中国城市圈，它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传承下来的地理概念，而已经成为雄心勃勃的地缘经济政治中心。“长三角”城市圈是我国第一、世界第六的大城市圈，“珠三角”城市圈则是经济发达、最具活力的城市群，而“京津唐”因其人才资源、地理优势，其前途同样不可限量。这三大城市圈，其GDP已经占到整个中国的40%，执中国经济之牛耳。在城市圈的发展中，新兴城市的出现既让城市圈倍增战略砝码，同时又分解了曾经作为中心城市的聚合力，使得城市圈内部的斗争更为激烈。这个斗争又让市民变得浮躁、浅薄，对于城市的终极定位，对于市民的“寻根情结”毫无帮助，愈发的离散就越发地孤寂，越发的聚合又导致更多的拥挤与生存压力。城市圈带来的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新生活，而是阴霾密布无可逃避的天空。

对于所有这些悖论，每个飘浮其中的城市人，作为个体深感无力。虽然有经济上的收获能麻醉部分人的思考，但人归根结底还是要沉淀到人文中去。我们来到城市，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城市究竟要向何处去？这个城市，它到底属于谁？如果一切终归虚幻，那该用什么哲学观点来支撑城市与城市人的劣迹？是放浪形骸的纵欲主义，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伪善麻木的犬儒学说，还是缥缈高远的禅家境界？

也许，悖论与矛盾一样，是与人类一起并存的共同体，它与流感病毒、蟑螂、劣根性，以及爱与恨一样，是人类不可能彻底摆脱的阴影。在矛盾中发展，克服一个个悖论，以“西西弗斯”的态度来不断迎接这些哲学拷问，也许才是我们面对“城市”这个巨大命题的正确态度。这一切或许显得有点悲观，但这就是城市与人类的命运。



《 目 录

》第一章 城市大背景——太平洋西岸的钟声

第一节	华尔街一刀杀死东莞？	2
第二节	“哈德逊河畔”展翅的蝴蝶	7
第三节	城市的镜鉴：底特律城的废墟	11
第四节	广州广交会：世界经济的“脸谱”	14
第五节	中国城市的“阴阳两界”	20
第六节	城市，金融危机中的H1N1患者	23
第七节	TOP迷局，谁是中国城市的“奇点”	27

》第二章 城市样本——深圳“青蛙”DNA解析

第一节	特区·深圳——中国MODERN城市的样本	30
第二节	思想篇：春潮已逝，娱乐至死	33
第三节	文化篇：黄金满地，难溢墨香	35
第四节	社会篇：“先疯”城市PK先锋城市	38
第五节	经济篇：“科技之都”与“山寨精神”的悖论	41
第六节	人才篇：万恶的定理，劣币驱逐良币	44
第七节	金融篇：回光返照式的最后一丝怜悯	47
第八节	传媒篇：万马齐喑究可哀	50
第九节	总结篇：深圳，深圳，魂兮归来	54

》第三章 城市进入战国期——永不落幕的豪门恩怨

第一节	中国的名片：城市竞争的2.0时代	58
第二节	深圳VS上海：“黑猫”与“白猫”的终极博弈	63
第三节	深圳VS香港：“城”梦了无痕，有情人难成眷属	66
第四节	深圳VS广州：深圳向左，广州向右	69
第五节	北京VS上海：合谋的双寡头时代	72
第六节	北京VS深圳：谁是社会主义的嫡系传人	75
第七节	香港VS上海：中国德比战，谁是“经济魁首”	77
第八节	香港VS广州：魔幻现实主义，到底谁是乡巴佬	80
第九节	苏州VS东莞：COSPLAY，致命的模仿	83
第十节	终极较量，寻找中国城市的经济坐标原点	86
第十一节	豪门恩怨：中国城市之间的“永恒冷战”	90
第十二节	浮躁时代：城市之争隐藏的深层背景	92

》第四章 城市向何处去——寻找最后救世主

第一节	黑客帝国预言：城市进入Zion时代	96
第二节	交通：城市无法求解的“悖论”	99
第三节	房价：“日不落”背后的七把暗器	102
第四节	环境：路易十六的惊世之语	109
第五节	社会：从不要“城市女”的“80后”说起	111
第六节	文化：湮没在风尘中的“救世主”	114
第七节	金融：仍是一种城市病	117
第八节	宿命：终极答案——NO CITY?	119
第九节	城市的挽歌：世纪末的最后一声尖叫	122
第十节	城市圈：绝望抉择，上帝的左眼	125

》第五章 典型性城市与城市圈——金融风暴下的“珠三角”

第一节	中国“野麦岭”，“珠三角”的原罪	128
第二节	广州：越王的心结，在辩证论中游走	132
第三节	肇庆：铅华褪尽，打造华南“北大仓”	135
第四节	佛山：“珠三角”打群架，佛山苦练“无影脚”	138
第五节	东莞：原罪的报应，无解的5次方程	142



第六节	深圳：退化的“先锋”与生锈的“刀锋”	146
第七节	珠海：“珠三角”悖论，一个被误读的异数	148
第八节	香港：“珠三角”的无冕之王	151
第九节	“珠三角”未来：打造世界城市圈新一极	154

》第六章 打造世界级城市圈——解开玲珑棋局的密钥

第一节	“第三次世界大战”：“城市圈”在战斗	158
第二节	玲珑棋局，阻碍城市一体化的七种力量	161
第三节	硬件先行论：打造城市间的“黄金走廊”	170
第四节	解铃还须系铃人，集权的必要性	172
第五节	虚伪的命题：“双子星”还是“单核心”	174
第六节	错位竞争：破除“丑陋的中国人”心态	176
第七节	终极一体化，寻找共同的文化归属	178
第八节	世界是圆的，城市是平的	180

》第七章 世界级城市圈——隐藏的国之利器

第一节	1957，城市托拉斯的伟大预言	184
第二节	世界五大城市圈，隐藏的国之利器	188
第三节	城市超级进化：国家战略的组合拳	199
第四节	区域经济时代，21世纪的经济引擎	202
第五节	中国Megalopolis，非理性排列组合	204
第六节	是“城市季风”还是“城市跟风”	214
第七节	既生瑜，何生亮：“珠三角”硬撼“长三角”	216
第八节	未来命脉：超级城市圈的“三国演义”	220
第九节	巨人的“肾”：“大武汉”与长株潭城市圈	223
第十节	世界级城市圈：天残地缺的梦魇	225

》第八章 21世纪的田园城市——甜蜜的隐喻

第一节	城市圈吃语：田园双栖的梦幻抉择	228
第二节	诗情画意的冰冷传说：21世纪的田园城市	231
第三节	自然的回归：寻找瓦尔登湖	233



第一章

城市大背景——太平洋西岸的钟声





第一节

► 华尔街一刀杀死东莞？

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它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

用“蝴蝶展翅”来表述一种高深理论，当然极具诗意，并带着某种奇幻色彩。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比喻，而与本文相关的现实情况是：一只蝴蝶在华尔街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天后东莞的一场飓风。

当今时代，“六度空间”理论已经被发挥到了极致，太平洋西岸的暮钟敲起，太平洋东岸都能听到那落寞的声音，金融危机席卷之下，现代城市谁能逃过此劫？即使是史前如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甚至巴洛克时代的商业城市……没有哪一个能摆脱时代影响。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篇对城市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最好是因为城市发展到今天，已经在主宰整个世界，钢筋水泥铸就的城市强壮无比坚不可摧；最坏是因为它虽然貌似“金刚”，却如此脆弱。

2008年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瘟疫还未过去，2009年源自美洲的甲型H1N1流感又肆虐全球。墨西哥城几乎成为一座“禁城”，绝大多数人都待在家中避免外出。原本就已遭受全球金融危机打击的城市已经苟延残喘，而随之而来的H1N1再次让城市的人们不得安生。

在这个狂飙突进的“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城市无疑成为了时代主角。

北京，这座布满历史遗存的“四合院”，一跃成为金碧辉煌的现代之城。

上海，昔日远东第一城重新屹立于太平洋西岸。

香港，历经坎坷的东方之珠愈挫愈勇，仍然光芒熠熠。

东莞，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典型代表，中国模式的标本之一。

深圳，曾经的先锋与偶像，已经向实力派大步转型。

广州，岭南文化的坚守者，在南国烟雨里演绎着属于自己的传说。

.....

在这个群星闪烁的城市年代，“列星归位”显然还不是时候，每个城市都在编写着自己的传奇，而公元2008~2009年，由于世界性金融风暴的影响，作为外向型经济典型的城市——“平民出身”的东莞显得格外显眼，那么，我们对中国城市的现代解构，就从东莞开始。

远看东莞像天堂，近看东莞像银行；
到了东莞像牢房，不如回家放牛羊；
个个都说东莞好，个个都往东莞跑；
东莞挣钱东莞花，哪有钞票寄回家；
都说这里工资高，害我没钱买牙膏；
都说这里伙食好，青菜里面加青草；
都说这里环境好，蟑螂蚂蚁四处跑；
都说这里领班帅，个个平头像锅盖；
年年打工年年愁，天天加班像只猴；
加班加点无报酬，天天挨骂无理由；
碰见老板低着头，发了工资摇摇头；
到了月尾就发愁，不知何年才出头。

这是流传在东莞的一首民谣，它的改装版与盗版流传全国各地。

其实这首民谣说的何尝只是东莞……“珠三角”，“长三角”，整个中国，多少在外的打工儿女，他们的生活都在印证着这首民谣。

为什么东莞这个经济总量并不非常出众，城市文化与口碑也相对弱与差，并不拥有自己强势话语权的城市，却是城市话题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门槛呢？

因为——它是中国的缩影，是中国城市的镜像。

它的命运就是中国城市的命运，它的前途就代表着中国城市的前途，它的爱与恨记载着一个国家奋力拼争的缩影，它的血与泪见证了一个民族现代化崛起的艰辛。

很长时间以来，东莞就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城市。在GDP至上的时代，它代表着一种成功；但在一些人文思想者眼中，它又代表着一种失败。对于政府来



说，它代表着一种发展的希望；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它又代表着一种迷惘。

记得家乡一些打工仔在正月里挤大巴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不去东莞，我还能去哪里？”

反过来也可以这样问：“如果东莞不走这条路，它又能走什么道路？”

那么，中国呢？又应该走怎样的一条道路？这是一个世纪性的话题，打工仔不能回答，企业主不能回答，东莞这个城市也不能回答。

站在虎门大桥遥望大江入口，雾霭氤氲的江面碧波涌起，尽管有千帆竞发，却听不到任何汽笛的长鸣，只有那奔流不息的江水，以低沉的声音在诉说着这个新兴城市的传说。

历史走到了公元2008年，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变得更加风起云涌、险象丛生，达到了历史性的顶峰。这座与深圳一样见证中国成长的城市，历史性地被推到了风暴中心。

2008年2月2日，“夜郎锅王”在“南方网·南方论坛”贴出《东莞：浮华的外表 沉重的肉身》，点起东莞大讨论的烽火狼烟，当地媒体用两个版面进行转载；随后，“夜郎锅王”在博客中二贴雄文《再“拍”东莞》，激起全国网民对东莞问题的再次思考。

2008年11月9日，“我叫梁山伯”在中国民间思想集中地“天涯社区”中发表《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一石激起千层浪，11月10日被推荐至“天涯聚焦”头条之后，点击率超过20万次，回复数达到1000多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

2008年11月12日，“我不是祝英台”在东莞最大网站“阳光网”社区发表《拿什么拯救你，风暴中的东莞？》与“梁山伯”遥相呼应，该文虽不如《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那般严谨细致，但词文中涌动着一股血性，更具网络阅读性，奏响了网络佳话“梁祝”双重唱。

2008年11月22日，“我叫祝英台”发表2.2万字网文《东莞：无法持续的现在，方向不明的未来》，继续唱响网民献策东莞的“梁祝”乐章，在中国南方再次掀起了网络大讨论。

以打工者为主体、整体学养并不高的东莞，为什么突然之间雄文并起？

而整个中国，为什么又将目光聚焦于南方这个偏远城市？

答案在南国的烟雨朦胧里若隐若现，在“珠三角”的尘埃废气里踟蹰徘徊……

这既不是历史的歪打正着，也不是时代的畸形变异，而是冥冥之中天意与现实的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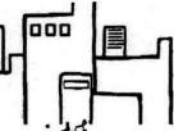
“雷曼公司宣布破产”标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大爆发，全球经济进入多事之秋。事实上，一年多前危机阴霾已经在“珠三角”的上空游荡，依靠外销和来料加工为主的东莞，早已用鼻子嗅到风雨欲来的腥味——拥有七八千名员工的合俊集团倒闭，是经济学模型中一个最合理的模块，合俊只是一个例子，在网上还流传着一份东莞数千企业的倒闭名单，连一些好事的远在万里之外的哈尔滨网友，也在帮“全国人民”搜集整理这份名单。

广州一媒体“神秘兮兮”地报道已有1600家台企、2000家港企从东莞撤离，这个消息一出来就遭到各界质疑。如此大的数据，涉及社会各界，要精确统计制成报表，在中国行业协会缺位的情况下，即使动用官方力量也很难完成。即使假设有一个“严谨”、“理性”的“技术型”部门，有这种统计数据，那也是完全绝密的状态。2000家港企占东莞港资企业总数的1/3，1600家台企占东莞台企总数的1/4，东莞若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基本可以断定东莞完蛋了，所以这种数据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杜撰的。

但无论如何，2008年东莞企业倒闭的情况确实较往年增多，以往倒闭现象主要出现在下半年结算期，许多企业为了逃避债务采取“假破产”的形式，而2008年上半年东莞许多企业“集体逃亡”，具体数字是解不开的五次方程，不可能得出准确答案。一位学者曾经套用黄仁宇的话：东莞这样的城市不是一个能“数字化管理”的城市，它就像19世纪末期的芝加哥，混乱而繁荣，活力而无序，所以，理解东莞最好是用感觉，而不是用那些枯燥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

东莞走到今天这地步，并非是中国经济的基因突变，而是畸形经济增长泡沫的幻灭，是城市发展取向的走火入魔，是世界经济结构的失衡、全球制度设计纰漏的必然结果。一切都符合逻辑，与大哲学家黑格尔的预言非常吻合。不是偶然之中的必然，而是像《梦回唐朝》歌词里唱的那样：“沿着掌纹烙着宿命”。N多年前，东莞选择的就是一种无解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某种成功，但在经济风暴来临时，由于内功不足，这个城市有可能会变成一片废墟，留下的只是一座空城。

东莞的隐患从2002年就种下了——可以说2002~2008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工业产品“以出口为导向”（基本上与国内消费无关）和国内房地产疯狂炒作的结果。仅从城市普通市民的角度来看，这段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蹊跷的经济增长时期——风光无限、世界增长第一的中国经济，不是以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在拉动，而主要是由房地产业和出口虚晃两枪所致。东莞之所以在这段时间如此疯狂，其风头直逼深圳，也正是顺应了“以出口为



导向”的发展模式，但消费市场完全掌控在别人手里，自己家里人一穷二白，一旦外界风吹草动，那东莞这座“世界工厂”度日维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现在看来东莞似乎采取了以“牺牲环境”、“榨取廉价劳动”这种“自断经脉”的方式来换取表面光鲜的GDP，就像从身体上割肉来给脸上美容；而不是通过促进内需、增长国民财富、完善社会保障，以这样“修真守元”的模式来取得持续的发展，“走火入魔”是迟早的事。所以从2005年开始，东莞就已经气喘吁吁了，在血汗工厂的烟熏火烤下，历经数年的勃起后，变得有点肾亏。

东莞这座城市如此，中国的其他城市呢？

小小东莞能在全中国引起如此轰动，引发一波又一波骚动，除了各种媒体的推波助澜，其主要原因在于：东莞不是“珠三角”的东莞，不是广东的东莞，东莞是中国的东莞。换句话说就是：东莞放大就是整个中国。东莞的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发展模式，如果“东莞模式”完蛋了，那中国的城市将走向何方，未来将变得非常迷茫。这是东莞让世人关注，也是总理三下岭南的原因。

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加快了这种衰退的节奏，太平洋西岸的“钟声”敲响了“末日”之门。当然，我们坚信中国企业与中国城市有超越自身的生命力，这个民族总有一种无人匹敌的韧性，所以一切皆是未知之数。但这股来自纽约华尔街的台风，未免也刮得太猛烈了些。

近年来，东莞对未来命运似乎有点预感，一系列的“禁摩”、“禁猪”措施，确实有点危机意识甚至癫狂的感觉。它一直以为自己的最大杀手是“长三角”的苏州，是东南亚的越南，是中国货币的升值，是《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却没有想到，捅最为凶狠的一刀的，甚至可能终结自己命运的，却是一向井水不犯河水、在梦里也难以高攀的华尔街。

第二节

▶ “哈德逊河畔”展翅的蝴蝶

华尔街矗立于古老的哈德逊河畔，弓一样排开的欧式建筑，活像一个蝴蝶展开的翅膀。

1792年，荷兰殖民者为抵御英军侵犯而建筑了一堵土墙：从纽约东河（the East River）一直筑到哈德逊河（the Hudson River），后沿墙形成了一条街，因而得名Wall Street。但海天不可以斗量，街也不可貌相，华尔街虽然不过是一条看上去破败不堪的老街，全长不过500米，宽仅11米，街道狭窄而短，中国一个小县城的步行街就要让华尔街羞愧得抬不起头来，但与东莞的金融一条街——莞太路比起来，一个是鸠衣百结的九袋长老，一个则是白衣飘飘的少年剑客。

在万恶的2008年以前，华尔街以“世界金融中心”闻名于世。美国摩根（Morgan）财阀、洛克菲勒（Rockefeller）石油大王和杜邦（E.I. du Pont de Nemours and Company）财团等开设的银行、保险、航运、铁路等公司的经理处都集中于此，连闻名天下的纽约证券交易所（Stock Exchange）也在华尔街租了几个不算寒酸的门面。

华尔街到底离东莞有多远？

下面的故事发生在一家最普通的东莞企业身上，这个故事或许能告诉我们：身处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中国城市，嗜外销如命的东莞离这场危机到底还有多远？东莞，包括中国其他城市应该从这场危机里看到什么？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阴影下，东莞该如何自处？而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制造商，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和行动迎接这史无前例的挑战？

卫民（化名）是东莞樟木头一家皮具企业的老总，主要通过东莞塘厦的一家贸易公司接外单，企业虽然不大，也没有通过ISO9001或ISO9002的认证，但一样向ADIDAS这样的公司供货（当然是通过贸易公司）。一条在美国华尔街上卖到50美元的皮带，他的厂里出货价格仅仅50元人民币，也就是所谓的



“6+1”产业链的最低端。

位于最低端，他却甘之如饴，尽管被外国人剥削得只剩皮包骨，但卫总还是喜欢接外单，与内销产品相比，外单利润还是更高一点，外单里一条皮带带有10元利润，内销产品连6元都赚不到，而且国内品牌对质量的要求比国外还高，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企业愿意接外单的原因。

在东莞数年，卫民也算是小小成功了一把，所以倾其所有将女儿蓓蓓送到美国读书。这当然是身为父的基本职责，其实他心中还有个小算盘，就是希望女儿读完大学之后，能够在美国开一家贸易公司，那么他就不用被东莞的贸易公司盘剥，可以与ADIDAS、NIKE这样的国际性公司直接合作，而他自己也能离开东莞这片被污染的土地，享受一下美利坚合众国“圆得不能再圆”的月亮。

但事与愿违。蓓蓓在美国生活了四年，英语掌握得非常纯熟，在大学也拿过奖学金，2008年初她把简历投到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并被雷曼兄弟的人事部主管约见，主管通知她两个月后回电。就在蓓蓓9月中旬如约给雷曼兄弟公司人事部主管去电话时，对方说：“对不起，我已经失业了。”

最失望的不是蓓蓓，而是卫民。蓓蓓的工作可以再找，而卫民在东莞樟木头的皮具企业却有点支撑不下去了，外企订单越来越少，而且条件也越来越苛刻，工人工资却不能轻易扣除，《劳动合同法》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卫民本以为女儿毕业后虽然不能马上开一家贸易公司，但最起码能在美国找一份工作，补贴一下家用。

女儿带回来的却是更让人失望的消息：去美国银行工作是没有可能的，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都自身难保，连摩根大通旁边的中国招商银行、设在纽约第五大道特朗普大厦的中国工商银行纽约分行都没有给她任何机会。卫民虽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还是有一定预见性的，如果说代表美国金融的华尔街真的这样凄凉的话，他的皮具企业也岌岌可危。

想到不做皮具，卫民四顾心茫然，一时之间还找不到另外的人生航向。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他经常谈到“理想”、“人生”这些字眼，但他不知道，这些字眼已经成了后现代主义的讽刺词汇。

蓓蓓无颜见东方父老但尚不死心，百无聊赖中，她被好友琳达拉去逛街。在格林威治村边上的一个小店竟然看到老爸亲手设计的一款皮带，兴奋的她很想买下一条来做纪念，因为没有想到自家那个作坊式的小厂的产品竟然真的能远销重洋，不过一想到这时家里境况不佳，她就不愿意花费65美元买下这条皮带。琳达得知真相也很尴尬，因为已经成年的她也没有找到工作，还要靠父母接济，这在美国是得不到尊重的。